

今日伊學止

伊同拜

[

燕秦西漢與東北

王伊同

禹貢半月刊第七
卷第五期單行本

燕秦西漢與東北

一 肅慎

遠古東北土著為何族，今不詳。典籍所載，則有肅慎。史記夏本紀「烏夷皮服」集解云：

「即古曰：烏夷，東北之民，博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皆除」。《史記會注校證》，卷二，夏本紀，葉八）

正義云：

「括地志云：肅慎國，古肅慎也。在遼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山，鳥獸草木皆自。其人處山川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至接九梯。從家食肉，衣其皮，冬以麋骨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其民不潔，作廁於中，國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楮，長一尺八寸，背石為鏃。擊則突木作棒，殺諸殺棒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禮。以土上覆之，以繩穿於棒，頭出土上，以酒酒醉，繩而正，無時祭祀也」。《全上》

按烏夷即烏夷，古烏作鳥。肅慎之地望不可知，更莫知其自。《魏志東夷傳》云：

「肅慎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楮，長尺八寸，背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貢其祖風重，以黃初中領之」。《三國志，魏志，三十，東夷傳》

是肅慎者，即漢魏之挹婁，亦即唐之靺鞨也。括地志稱其地有白山，魏志謂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則似當在今吉林之東北。然其地無鳥，不識何故曰烏夷，或不免與他國相混矣。史記五帝本紀正義云：

「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亦置邑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遼南萬三千五百里。案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史記會注校證》，卷一，五帝本紀，葉五十九至六〇）

大抵肅慎，烏夷，皆古人所謂之東北夷，因相混淆，使記正義遂以肅慎當烏夷。虞舜之世，相傳肅慎來服。大戴禮記云：

「昔虞舜以天德歸。……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比歲，渠搜氏來服」。《大戴禮記，雍雋，卷十一，少問篇，葉六下）

說苑亦云：

「禹徵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大賡；西極支渠搜氏，北至山戎，肅慎，東至昆夷島夷，四海之內，皆職帝舜之功」。《說苑，霸，卷十九，修文，葉六上）

《魏志東夷傳》云：



「自虞夏間，西戎有白翟之獻，東夷有盧之貢；皆蠻世而至，其遺也如此」。(三國志：三十，東夷傳)

儒者歌頌帝舜，遂張大其功，以爲四夷來朝，其言固未可全信。然說苑以島夷常東方，以盧當北方，則殊近情理。

盧，一作息，蓋盧息音相轉。史記五帝本紀「北，山戎，發息；東，長，島夷」集解云：

「鄭注曰：息，或謂之盧，東北夷」。(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五帝本紀，葉五十九)

大戴禮記亦云：

「共(虞)言不惑，其德不惑，舉賢而天下平。南極交趾，大發鮮支與鹿，北山戎，發息，東長，島夷，羽民」。

(大戴禮記，雍雋卷本，卷七，五帝德，葉三)

蓋息即盧之音轉，而與我之關係，發生極早。易言之，遠古之時，東北與內地間，已深相結合矣。

二 燕趙齊與胡貊

蠻貊，亦東北之民族也，然戰國之際，尙在燕之北。史記燕世家云：

「燕北遼，內遼，最爲弱小；遼者數矣」。(史記會注，卷三十四，燕世家太史公曰，葉二四，二五)

燕患其迫。齊桓修伯業，乃爲之伐山戎，次於孤竹。使

記秦本紀云：

「齊桓公伐山戎，次於孤竹」(史記會注考證，卷五，秦本紀，葉二)

正義云：

「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十二里，殷時諸侯國也」。(全上)

國語齊語云：

「桓公北伐山戎，則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國語六，齊語，四部叢刊本)

孤竹，令支，皆山戎之與國。據國語注令支爲縣屬，遼西有孤竹之城。春秋經莊三十三年齊人伐山戎，穀梁傳云：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固，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齊？臨，周之分子也，實聽不至，山戎爲之伐矣」。(穀梁傳卷六同治重刊十三經注疏本，葉二十一上至下)

公羊傳云：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最爲貶？子同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惡矣，此齊侯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鳴之爾」。(公羊傳卷六十三經注疏本，葉六上至下)

左氏傳云：

「冬，過於魯，謀山戎也，以其病也」。(左氏傳，莊公

書原本，卷三，卷三十八下）

山戎未必即鮮魘，然同爲住居東北之民族，則可無疑。

燕固苦其侵略，然亦藉互市以牟利，史記貨殖列傳云：

「夫燕亦勃陽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遼瀋。上谷至臨陳，地障遼，人民芬，穀稷冠。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饑瘠少，有魚鹽之利。北鄰胡夫餘，東結鮮魘，南連燕之利。」（史記貨殖列傳，卷一百二十九，頁二十一）

國策燕策云：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之饒，北有涇之利。民不田作，粟之資，足食於民矣。」（國策，燕策，卷一，頁一）

燕與朝鮮，初頗相安。魏志云：

「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自尊爲王，欲東界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與兵逆朝鮮，以尊周室。其大人檀之，乃止。使國西說，請止之不改。」（國志，卷三，遼東傳，引魏志）

及燕昭王時，秦開爲將，拓土二千餘里，以滿汗爲東方界，自遼陽至襄平，置五郡，築長城，以拒胡。於是朝鮮弱而燕強。是亦民族開拓史上一大事矣。

「後（箕氏）子孫稱朝鮮，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汗爲界，朝鮮遂弱。」（全上）

史記匈奴傳亦云：

「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隨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傳）

胡，趙之北境，亦復有之，蓋其舊或在今山西河北境，然後過燕以去東北者。史記匈奴傳「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肅句注」集解云：

「國策：音胡，山名，在陽門，而秦并代以趙胡語。」（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傳）

肅侯時，築長城以防北狄。史記趙世家云：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史記，趙世家，卷四十三，頁四十四，四十五）

正義云：

「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陽州，北至趙界。」（全上）

至趙武靈王更變服騎射築長城。史記匈奴傳云：

「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史記，卷一百一十，匈奴傳）

正義云：

「……案水經云：首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頰毀焉，沿溪五嶺，東西無極，蓋趙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下至高岡爲塞，而置云中代郡」（全上）

於是牛貲胡服入款，辟地千里，蓋亦民族之英雄，而其事更早於秦開也。戰國策云：

「牛貲……遂開服率服入胡，出於遼道之門，沿九原之固，絕五原之險，至狼中，辟地千里」。（戰國策，燕兩處書本，卷十九，趙策二，葉十四上）

予疑胡略本在代趙，見逐於牛貲，乃東至燕；復見逐於秦開，則東遷。其先固非東北之士著耳。

三 秦長城東盡朝鮮

秦昭王時，始築長城以備胡。史記匈奴傳云：

「秦昭王時，秦東接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昭王於甘泉，造起兵伐秦，於是秦有國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傳）

及始皇帝二十二年滅燕，即其舊地以置漁陽，右北平，上谷，遼東，遼西諸郡。水經注云：

「幽居水又東南逕遼東故城南，遼東郡治也，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水經注，四部叢刊本，卷十四，葉七下）

「遼水……出北山，東流而南逕遼東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春秋襄公四年，無終子國父使孟陽如齊，因魏將納虎豹之皮而和，成是也。故城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

平郡」。（全上，葉十四上）

「聖水出上谷，……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全上，卷十二，葉一上）

「遼西郡，……先證案：水經注：地理風俗記云：陽樂故燕地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前漢書補註，卷二十八，地理志，葉五十一下）

「大遼水……遼東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水經注，四部叢刊本，卷十四，葉二十四上）

始皇帝三十三年，既一天下，使蒙恬斥逐匈奴，奪河南地。三十四年，築長城，西起乎臨洮。史記始皇本紀云：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戍人略取陰山，爲桂林象郡南，以通遼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闕山，北渡中，築亭障，以逐戎人，詭徙實之，初縣」。（史記，卷六，始皇本紀）

「三十四年適番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全上）

東則相傳至遼東，共長萬餘里，以爲北界。史記匈奴傳云：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還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遼山險阻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傳）

秦之遼東郡，當今遼寧東南及錦州東北境。考秦之疆域，東至乎海，以及朝鮮；而其長城亦實遼樂浪郡之遼城縣。蓋秦長城西起臨洮，東至朝鮮境內，蜿蜒起伏，長萬有餘里，以資警衛，而胡人遂不敢南下。世謂東盡遼東者，誤矣。史記始皇本紀云：

「地東至海，西至朝鮮。」（史記會注校證，卷六，始皇本紀，頁二十九）

是爲秦地及朝鮮之證。史記夏本紀案隱云：

「大抵地理志云：遼東遼寧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全上，卷二，夏本紀，頁八）

此又爲秦長城盡於碣石之證矣。

四 秦漢間王滿據朝鮮

初箕氏王朝鮮。及戰國之世，與燕戰不勝，國遂弱。王滿者，故燕人也，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史記朝鮮傳案隱云：

「始全燕時，謂六國方全盛之時，當時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元龜本真番。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想地理志而知也。」（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傳）

按漢書卷九十五朝鮮傳云：「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按全燕時，王滿自不能略屬朝鮮，漢書似非。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以地遠難守，復脩遼東故

塞，至涇水爲界，屬燕。初，咸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咸荼攻殺之無終。後盧綰爲燕王。高祖十二年，綰反。漢書高祖本紀云：

「十二年，……春三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韓廣與吾有故，發之知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韓。韓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漢書，卷一，高祖本紀）

周勃樊噲擊平之，漢書云：

「破綰軍上聞陵，後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漢書，四十，周勃傳）

「後燕王盧綰反，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國。定遼東十八，郡邑五十一。」（同上，四十一，樊噲傳）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侯伺，幸高祖疾愈自入謝。夏四月，帝崩。盧綰聞之，遂逃入匈奴。王滿亦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即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詣朝鮮王箕滿以降。魏志東夷傳云：

「東遼漢水謂韓韓。說韓，求居西界，致中國亡命朝鮮韓韓。韓信之，拜以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三國志，三〇，東夷傳注引魏志）

滿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者王之。黨衆稍多，

「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戰不敵也」(全上)。準亡入三韓，而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漢書九十五朝鮮傳)。史記朝鮮傳正義云：

「括地志云：朝鮮高麗遼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遼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帶方國千四百里」。(史記，一一五，朝鮮傳)

都王險城。史記朝鮮傳云：

「集解 險城曰：昌黎有險城縣也。索隱 章昭云：古邑名。輿記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城縣，朝鮮王都郡。險云：王險城在臨瀛縣瀛水之東也」。(全上)

而始皇本紀正義則云：

「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史記會注考證，卷六，始皇本紀，頁二十九)

方是時，孝惠高后臨天下，國內粗定，未遑征討。及滿傳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韓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令通。及孝武元封元年，更害殺漢遼東都尉。漢書云：

「元封元年，……拜(趙)何爲遼東都尉，朝鮮……發兵襲殺何。天子募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涉渤海，

兵五萬。大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漢書九十五，朝鮮傳)於是東征之師遂起。

五 漢初西討匈奴東置蒼海郡

自秦并六國，築長城以與匈奴界，於是漢南爲漢民族所有。然長城之北，西自月氏，東至襌貉，則皆不我屬。冒頓既弑父自立，西破月氏，東敗東胡，而漠北萬餘里間，胡騎縱橫，成一大國，其武功或反出漢上。史記匈奴傳云：

「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襌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傳)

故以高祖之威武，乃爲國之白登。呂后時，更有嫚害之辱。文景之世，烽火及乎甘泉。匈奴日以驕，歲入邊寇鈔，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武帝時，更入殺遼西太守。漢書云：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漢書，六，武帝本紀)

史記匈奴傳亦云：

「自馬邑軍後五年，……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遼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史記，一一〇，匈奴傳)

於是漢師出伐匈奴。漢書云：

「元朔元年，……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發首虜數千級。」（漢書，六，武帝本紀）

其明年，復出師。史記云：

「其明年，衛青復出鴈門以西，至祁連山，與匈奴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奪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障塞，因河爲固。漢亦築上谷之什辟縣，造障地以予匈奴。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史記，一一〇，匈奴傳）

漢之討伐匈奴也，西開河南地，置四郡，通西域，以斷胡之右臂。更東定朝鮮，以斷其左臂。故平朝鮮者，所以事匈奴，令不得相資助也。漢書云：

「孝武皇帝……乃遣大將軍，驍騎，伏波，樓船之屬南越百粵，起七郡，北通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牽其西傾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以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避於塞北。四垂無事，斥地還境，起十餘郡。」（漢書，七十三，韋玄成傳）

然征討之議，興於文帝之世。其時海內粗定，戶口散亡，財政未裕，論者方務黃老之治，以寧靜爲政，議未得行。史記云：

「歷主孝文帝即位，將軍陳彭越張敖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復且振兵阻絕，遷延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

7

安，未可復與兵。今陛下仁惠施百姓，恩澤加海內，官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對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當戰戰兢兢，恐事之不可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精，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無能銷距，願且堅邊設侯，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爲功多矣，且無誦軍。」（史記，卷一百二十五，律曆，頁七至八）

終文帝之世，以休養之餘，國富大增，民力得復。史記云：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鶴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全上）

孝武乃藉其力，以事外夷，漢書云：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郡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追採平城之事，鑠冒頓以來最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遠服之。西通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游以爲八口。」（漢書，六十四，貢禹之傳）

按孝武元狩六年。漢書云云，皆元封末年，四夷已平後之事。狩或封之辭。至所云國富之一般情形，當係事實，故採之。

史記亦云：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遠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斷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史記，一一二，主父偃傳）

孝武之經營朝鮮，實始於蒼海郡之設置。時爲元朔元年，是年匈奴殺遼西太守，漢方大舉伐之。而同時復置新郡。漢書云：

「元朔元年……東夷諸國南閩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

（漢書，六，武帝本紀）

後漢書亦云：

「遼北與高句麗沃沮，南與倭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沃沮及沃沮皆本蒼海郡之地也。……元朔元年，漢君南閩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爲蒼海郡。」（後漢書一五，東夷傳）

自蒼海之郡設，於是燕齊之間，大獲貿易之利。史記云：

「彭吳賣遼朝鮮，假遼海之郡，則燕齊之間，自然發動。孝宣：王念孫曰：以當後漢書作參。論大略曰：漢孝宣廢半之說。」（史記注疏，三十，平準書，頁八）

漢書亦云：

「武帝……卽位數年，……彭吳穿橐駝關，假遼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楚越，始同連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自然發動。」（漢書，四下，食貨志）

至元朔三年，蒼海郡即罷去。漢書云：

「元朔三年，春，罷蒼海郡。……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漢書，六，武帝本紀）

蒼海郡前後僅立三年，其故不詳。漢書食貨志有云：「東置蒼海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然則孝武同罷西南夷蒼海者，或以「人徒」過費而然。

元封元年，孝武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按漢書地理志，武紀，史記封禪書，孝武紀，並有此事。）時南越已平，拜涉何爲遼東東部都尉。史記云。

「拜涉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正義：地理志云：遼東郡，武帝置，東部都尉所理也。）」（史記，一一五，朝鮮傳）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之。於是孝武師出有名。史記云：

「元封二年，……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南越侯建東討右渠。」（全上）

「是時既涉南越，……其明年伐朝鮮。」（全上，十二，孝武本紀）

按史記主父偃傳云：「及至秦王……一海內之政，……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陀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是秦皇之事四夷，先匈奴而次百越也。武帝元光中通西南夷，討匈奴；元狩中，通滇國；元鼎中，討平南越；

至元封中乃事朝鮮。蓋雄圖奮發之主，其經營域外，略有相類者矣。

六 漢武滅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募天下罪人遷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討右渠。（漢書載，朝鮮傳此事均在元封元年。按朝鮮之平在元封三年，出師在前歲，則當從史記繫之二年。）左將軍破濱水上軍，乃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已而兩將軍又爭功不相能，史記云：

「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使人來問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此故兩將不相能。」（史記，一一五，朝鮮傳）

初，荀彘進軍，兵卒多敗走，樓船先將兵七千圍王險，右渠歟其少，出擊之。樓船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聚衆逃亡，得復成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史記云：

「天子爲兩將未有和，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領首，願降。恐兩將誅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濱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誅殺之，遂不渡濱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

山」。（全上）

及城合圍，兩將又爲右渠所間。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遂至，左將軍譖樓船，遂信之，乃以節召樓船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之，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既併兩軍，急擊朝鮮。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弑朝鮮王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咸已返，不欲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咸已。遂定朝鮮爲四郡。自出師至是，近一載。

左將軍徵還，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棄市。（史記三本傳，漢書五十五本傳。史記朝鮮傳同。）樓船亦坐兵至刃口；當待左將軍；樓先縱亡失多，當誅，贖爲庶人；後病死。（史記朝鮮傳，漢書九十本傳。）朝鮮相路人以漢兵至，首先降，封其子最遼陽侯。（在遼陽。）右渠子長，以漢兵圍朝鮮降，封幾侯。（在河東。）尼谿相參以殺右渠來降，封盡南侯。（在齊。）韓陰封菽丘侯。（在渤海。）封峽爲平州侯。（在梁父，食邑千四百八十戶。）

孝武伐朝鮮，自是民族開拓史上一大事。故史漢屢書。史記封禪書云：

「其明年，伐朝鮮。夏，旱。考證：王先謙曰：據漢武紀，元封二年伐朝鮮，三年平之。此蓋初平朝鮮之年。」（《史記會注校證》，卷二十八，封禪書，頁八一）

天官書云：

「朝鮮之拔，星孛于河成。案：孛，音佩，即彗星也。案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孛于河成。其占曰：南成爲越門，北成爲胡門。其後漢兵擊朝鮮，爲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域也。其河成，即南河北河也。」（《全上》，卷二十七，頁九十二。按成，漢書作成。）

漢書五行志云：

「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爲樂浪玄菟真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漢書》，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天文志云：

「元封中，星孛于河成。……其後漢兵擊朝鮮，以爲樂浪玄菟郡。」（《漢書天文志六》）

漢書卷一百敘曰：「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刻符。皆恃其阻，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蓋自燕秦之後，漢官威儀不能臨漬水，至孝武而一舉平之，置爲郡縣，處之若內地，其功休烈，故史臣美之。

七 漢武置四郡

自孝武平朝鮮，置四郡，而匈奴益弱。史記云：

「是時漢東拔遼東朝鮮，以爲郡（正義：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張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史記》，一一〇，匈奴傳）

是孝武若干年東西之經營，欲以削弱匈奴者，已見其效。所謂朝鮮四郡，蓋指樂浪玄菟真番郡而言。漢書云：

「（元封）三年，……夏，朝鮮獻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玄菟真番郡。」（《漢書》，六，武帝本紀）

四郡本皆朝鮮之地，既設縣治，胡漢始稍相別。魏志云：

「遼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鄰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漢武帝伐遼東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魏志》，三〇，東夷傳）

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以及朝鮮諸郡，地理上自成一系統。燕齊亡人，以此爲歸，遂不易與土著相別。漢書云：

「燕地居冀分暨也。……東有瀋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亦宜屬焉。……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胡代相類。……北臨烏丸夫餘，東實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殘餘匈奴遺民。殷遺義，箕子去之朝鮮，教其

民以禮義，田穀，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然東夷天性
柔順，……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諸郡官制，當同內地。後漢書卷三十八百官志云：「每屬國置
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注曰：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
功，決訟檢姦，當以奉行所主，勸民農桑，救乏絕，秋冬案說
諸囚，平其罪法，論議殿最，奏當遣吏上計，並舉孝廉：郡口二
十萬一人，與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中興武六年，
省諸郡都尉並廢。」按此，都尉所掌，多與太守相類。歐武省並
廢，並廢者，一事兩官也。未詳邊郡亦有此制否？據魏志東夷
傳：則樂浪固有東郡都尉也。魏志三十沃沮傳云「沃沮諸邑諸渠
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是知郡縣制度，亦有三
老，與內郡同。又後漢百官制云：「邊郡有監軍尉。注曰：掌禁
備夷狄犯塞」。按史記朝鮮傳云：「居秦故空地上下郡。樂浪
云：案地理志：樂浪有東郡」。予疑東郡即監軍之類，未必地名。
且地理志亦不見東郡之名也。

八 樂浪玄菟真番臨屯

漢書地理志云：

「樂浪郡，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
〇，縣二十五，朝鮮，尉郡，領水，食資，黏蟬，遼城，增地，
帶方，臨瀛，海冥，列口，長岑，也骨，略國，障方，提奚，障
韓，香列，東歸，不而，登台，罪麗，耶頭昧，前夷，夫租」(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西貢半月刊 第七卷 第五期 燕泰西漢與東北

11

按夫租當係沃沮之訛。華麗應入玄菟郡。(說見後)後漢
書郡國志樂浪郡屬縣十八。前漢書香列以下八縣，後書
併無。而後書之樂都縣，前書亦無之。前書之長岑黏蟬
二縣，當即後書之占蟬長唐，蓋傳寫者小譌所致。東甌
縣，漢書注以爲臨屯郡治，而地理志歸之樂浪郡。且地
志不書臨屯真番郡，而樂浪郡屬縣乃多至二十餘。此必
非元封置郡時之舊。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臨屯兩郡，
則知漢書地志所書，乃兩郡既罷後之情況耳。東甌爲臨
屯治所，而地志歸之樂浪；是又証樂浪之併有臨屯郡。
曹縣爲真番治所，而地志各郡皆不書，未得其故。

樂浪郡以朝鮮縣爲治所，領水出焉。水經注云：

「十三河志曰：領水縣在樂浪東北；饒方縣在郡東，蓋出其
縣，南過饒方也。……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舊使言：饒在
領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
而西北流」。(水經注，四部叢刊本，卷十四，領水，葉二十八
下至二十九上)

史記朝鮮傳正義云：

「地理志云：領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領，魯
大反」。(史記，一一，五朝鮮傳)

自樂浪置郡，韓亦來歸，四時朝謁。魏志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

四五

三種：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日弁韓。……辰韓屬樂浪，四時朝貢。」（魏志，三十，東夷傳）

漢書志玄菟郡云：

「玄菟郡 戶四萬五千六，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縣三 高句麗（注：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陽八大遼水。又有隋遼水，西北經遼外。隋書曰：故句麗郡 上遼台 西蓋馬）（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後漢書郡國志多高顯，侯城，遼陽三城，皆自遼東分來者。而西蓋馬，馬作鳥，諺謂樂浪郡之華麗城，應屬玄菟。後漢書云：

「安帝……元初五年，復與遼東屬玄菟，攻華麗城。」（後漢書，一一五，高句麗傳）

是華麗屬玄菟之證。注謂華麗屬樂浪郡者，非也。然則玄菟連前共得四城矣。

武帝滅朝鮮，以沃沮爲玄菟郡治。而漢書地理志以夫餘（即沃沮之屬）歸之樂浪郡，自是昭帝以後事，非孝武時之舊。沃沮後見侵於夷貊，乃徙郡於高句麗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北部都尉（後漢書一一五）。魏志云：

「東沃沮在高句麗遼東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按狹當爲狹字）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酋）瀋，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向遼西北，今所謂

玄菟府故址也。沃沮連屬樂浪。」（魏志，三十，東夷傳）
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水經注以爲當元封之時，郡治已移於此，則失考矣（四部叢刊本，卷十四，葉二十七下至二十八上）。玄菟郡有高句麗城，其南後有高句麗國，名同物異，未可相混也。魏志云：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漢時賜鼓吹使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冠。」（魏志三十，東夷傳）

夫餘在玄菟之北，本亦屬治玄菟，至漢末屬遼東。魏志云：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廩孫雄驅東夷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全上）

挹婁則更屬夫餘。魏志云：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所極。……其弓長四尺，力如弩，弓用楛，長尺八寸，背石爲鏃，古之爾雅氏之國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貢初中級之。」（全上）

昭帝始元中，罷臨屯真番郡，元鳳中，更內徙玄菟城於遼東。漢書云：

「（元鳳）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漢書七，昭帝本紀）

「元鳳……六年，正月，樂浪東玄菟縣。二月，度遼將軍烏桓。」（漢書天文志）

按漢書云「元鳳五年，夏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漢書地理志）。則爲翌年築新城計也。至玄菟之所以內徙，或正以烏桓犯塞故耳。

與番臨屯，本皆東夷小國，後以爲郡（史記朝鮮傳索隱）。

漢書地理志不載，蓋孟堅修史，兩郡已他併，故未及書。

漢書注臣瓚曰：

「漢書：臨屯郡治東臨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其番郡治番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漢書六，地理志）

是真番臨屯兩郡，各有十五縣。真番以管縣爲首邑，臨屯以東臨爲首邑。臨屯屬邑，諸史不書，建安中，公孫度據遼東，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郡統七縣；屯有則樂浪郡所轄者也。晉書云：

「帶方郡（公孫康置，統縣七，戶四千九百）帶方，列口，南臨，長岑，遼東，金賁，陸渾」（晉書，十四，地理志）

或以爲帶方郡七縣，即舊臨屯郡所治，然其餘八縣又何若？魏志云：

「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是後廢臨屯郡方。景初中，明帝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闓，

海定二郡……部從事失林以樂浪本統障國，分割障八國以與

樂浪，吏諱韓有異同。桓智故韓急攻帶方郡時降。時太守弓遂，

樂浪太守劉廣與兵伐之，遂戰死，二郡遂滅。（魏志，三〇，韓傳）

吾師陶伯平先生據此以爲分轄辰韓之八國，即舊臨屯郡所治。臨屯舊屬，在樂浪之南，而辰韓八國，正當其地，則以之當臨屯舊屬，宜若可信。

真番亦有十五縣，今莫知其名。首邑管縣，亦無可攷。

魏志有云：

「沃沮遼東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于大領之東，分治東郡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七縣。時沃沮亦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遼東郡尉，由是罷。其皆以其中渠帥爲縣侯。不耐事，故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漢民作之，沃沮諸邑之帥，皆自稱三老，故樂國之制也。」（魏志，三〇，東沃沮傳）

按真番郡在樂浪之東，正當東部都尉之地，其所統七縣，疑即真番之舊屬。後漢書云：

「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徙徙居句瀋。自單于大領已東，沃沮遼東，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設樂浪東部都尉。」（後漢書，一一五，東夷傳）

是東部都尉之置，以樂浪玄菟既併兩郡，境土遙遠，不能統治，遂爾分屬。臨屯在樂浪之南，與東部都尉當無涉；而真番在樂浪東，併郡而後，正當以東部都尉統之

也。魏志後書云云，似可爲吾說之證。（燕秦西漢與東北）而魏志與不周沃沮同書，一著皆爲燕秦西漢所統者，則未得其解。

自四郡之置，倭亦來服，漢書云：

「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後漢書亦云：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自武帝滅朝鮮，使郡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後漢書，一百十五，倭國傳）

漢之聲教，藉此遠播海外。後世食其惠，頗有稱美之辭。漢書云：

「宣帝初即位，……詔……曰……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越、羌、昆明、閼、閼，東定濊、貊，朝鮮。廣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畢服，款塞自至。」（漢書，七十五，夏侯勝傳）

揚雄校獵賦云：

「是以帝之玉，胡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全上，八十七，揚雄傳）

哀帝建平中，雄又上書云：

「建平三五年，哀帝校獵，……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賜雄上書陳曰……往時谷居大宛之域，踏之，探姑稽之，籍焉之。艾朝鮮之，按南越之，近不過旬月

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舉其處，持其間，郡縣而置之。」（全上，九十四下，匈奴傳）

蓋西京初，唯以匈奴爲大患。及武帝奮發鷹揚，毅然討伐，西定大宛、通三十六國；東平朝鮮，置四郡；於是匈奴折右肩而斷左臂。復繼以諸單于之爭立，日即於弱，不復與漢爭衡，而漢之北邊，亦無外患。逮孝宣時，呼韓邪來朝；孝元時，陳湯誅斬郅支，則匈奴以強弩之末，哀微已極。然則孝武之事朝鮮，就本身言之，固未能長有其功業，然於匈奴，則已喪與國而斷強脅。東北之足以左右盛衰者如此，可不懼哉。

九 孝武以後東漢以前之東北

孝武元封三年初置四郡，後二十七年爲昭帝始元五年，而真番、臨屯兩郡即見併，漢書云：

「（始元）五年，罷真番、臨屯二郡，置玄菟、樂浪二郡。」（漢書，卷七，昭帝紀）此僅言真番而不及臨屯，後漢書則云：

「至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臨屯二郡，置玄菟、樂浪二郡。」（後漢書，一百十五，東夷傳）

其所以并之者，則以夷貊侵鈔故。魏志云：

「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以沃沮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都句麗西北。」（魏志，三十，東夷傳）

後漢書亦云：

「武帝建武六年，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北」。(後漢書，一一五，東夷傳)

蓋其地雖與燕齊亡人雜居，高句麗本不甚分，脫有風塵之變，胡人多起而謀亂矣。魏志云：

「漢武帝建武六年，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魏志，三十，遼東傳)

自兩郡見併，漢以地大難治，分置樂浪東部都尉統七縣，後書云：

「自單于大領已東，沃沮遼東屬樂浪。後以抗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侵多，至有六十餘條」。(後漢書，一一五，東夷傳)

其民則漢人也(見魏志)。王莽時，莽教尚及是邦。漢書云：

「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麗天陰」。(前漢書九十九王莽傳中)

莽欲討匈奴，迫高句麗發兵，不可。邊章遂啓。漢書云：

「先是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欲行。郡縣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遂東大尹田況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皆告於高句麗侯國，……莽不用安，廢諸邊及」。(全上)

莽以嚴尤爲討穢將軍，陽俊爲誅貉將軍，以征之。漢書云：

「虎擊之。元誘高句麗侯國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其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於是匈奴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全上)

至東京光武建武六年，更罷郡國都尉官。後書云：

「建武六年，……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秋，遣樂浪太守王應舉之，郡吏殺調降。……九月，庚子，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已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後漢書，一下，光武本紀)

於是封其渠帥爲縣侯。後漢書云：

「建武六年，省郡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貢」。(後漢書，一一五，東夷傳)

魏志亦云：

「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是罷。其後皆以其中渠帥爲縣侯。不封華嚴沃沮諸縣皆爲侯國」。(魏志，三十，東夷傳)

由是漢人勢力益趨弱小，蓋又進入一階級矣。

起

申報六十周年紀念

三版中國分省新圖出書

翁文灝 丁文江 曾世英 編製

彩色印刷 威權之圖與樹——力心之家專集 立圖

本館前以六十周年紀念特請翁文灝丁文江曾世英三先生編纂本圖發行以來業已再板綜合銷數超過廿萬部以本圖撰繪詳明印刷精美不僅公私機關學校共同採用且并家喻戶曉幾於人手一編現在三板發行更由編者加意改良益求精備茲特列舉各點如下

丁茲推行建設注重國防之時社會人士全國學界對於本國地理應有深切之認識以樹復興之基礎本館宜揚文化職責所在因假六十年事業之紀念編纂本圖俾於國家少有貢獻更為推行普遍起見屢經改板仍售原價併此聲明

每部實價國幣三元

外加郵費一角六分

總發行所 上海申報館書科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三二五號申報辦事處
北平 西園街三號楊仲華君
天津 法租界廿四號路好樂里七號
農師義君

▲特約經售：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地名增多 前以本圖力求地形明晰起見所列地名猶嫌不足茲已自六千餘處增至一萬餘處

●校閱精詳 三板於付印前曾將底稿分寄各省官署大學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多定獲校之功舉凡舊有疏漏之處率予補訂改正

●改良索引 前撰索引三百萬分一地圖合經緯二度為一格他圖合四度為一格其地點密集之區檢查間感困難三板於原有分格外再按小數縱橫各分十格索引自形便利

●材料更新 三板為力求精確起見舉凡四川甘肅寧夏各省均用最新之材料凡在本年五月間規畫之公路以及六月前更改之政區均屢經改板俾得逐一更正

●充實內容 三板於原有各圖之外加入立體模型，土壤分配，磁針偏差諸圖均為中國地圖之初期倡作又吉綏熱察甘寧各省圖亦均改用三百萬分之一以期清晰

●立體模型 本圖附有專製之紅綠眼鏡俾可映視特印之地形圖以求得正確之立體模型為舊式地圖所未有

6

1127

